

開啓

美麗世界的鑰匙

野渡

書名：兒歌百首

編者：喻麗清

書幅：三十二開本

頁數：一五〇

出版：臺北爾雅出版社

日期：民國六十七年八月初版

在兒童文學的園地裏，兒歌（童謠）跟神話、民間故事一樣，經過許多年代衆口相傳，早不知道誰是原始作者，甚且早已失卻先前的面貌。它們如同山洪、瀑布沖擊、侵蝕而成的溪河，遠非人工砌建的亭臺樓閣。推想尚無學校制度的古時候，丈夫獵漁去了，太太身兼教師重任，她們和孩子遊戲，有時候他們唱淺顯、簡短、純樸、充滿童話趣味和音律美的兒歌，或者以兒歌配合遊戲。可愛的小寶寶成長過程中，有遊戲使其身體靈活、堅強，透過兒歌的語言、情節和主題，不但使其逐漸能說會道，對大千世界和人生也有了認識。這不正是教

育的功能！

但是誰都可以做歌謠的改寫或創作者，所以詞藻、主題每每因時代、地域、階層或流傳未久而顯得粗糙，內容可能繫於戰爭動亂，而涉及仇恨或生活艱難的嗟歎，甚至流露低鄙的意識。從事民謠的蒐集者，巨細無遺地挖掘民間文學的寶藏，以供研究某一時期的社會型態。兒歌固然亦屬民謠，但它必須具備純真、精練、趣味三要素，否則即不適合孩子唱誦。

兒歌與一般歌謠的界限，嚴於童話、少年小說和大人小說的界線。「西遊記」與「阿麗思漫遊奇境記」，少年欣賞其故事，大人玩味其題旨。歌謠就不一樣了。它們流傳的區域多數不廣，方言成份越多的越富魅力。且兒歌佔的比例極少，因此吾人很難找到一冊完全適合幼童唱誦的兒歌集，勉強找到也是流行於通都大邑的作品。那個編選者敢說他沒有偏見？我們熱愛自己的母語，我們在兒歌中回憶美好的童年。我們也可能把歌謠和兒歌視作同一樣東西。

喻麗清女士編選的「兒歌百首」，收九十八首中國各地的童謠和季光容女士譯的兩首英國童謠。國內部分有些採自兒歌集，有的是她兒時傳誦且記憶所及的。她在美國紐約州水牛城教中文，課餘常選些兒歌念給孩子們聽。「兒歌好似小小的詩，短短的歌，念誦起來有音樂性的興味，可補一些中文教材的索然寡味。」這是她編選此書的動機之一。美國孩子偏愛「鵝媽媽童謠」，女兒有次問她中國有沒有性質相同的書，這是她着手編輯的動機之二。為自己的國家做點事，是她努力使「兒歌百首」成書的動機之三。

她在書跋「兒歌裏的我」中說：『我讀兒歌，竟百倍於讀「成人書」的快樂。』為什麼這樣？因為兒歌是大人進入「時光隧道」的便捷途徑。

兒歌不是像小說一樣，一一具備人物、情節和主題的，有時它們僅幾個名詞和數字無規則的排列，只是念起來押韻而已。

一籮麥 兩籮麥
三籮開手打蕎麥
一二三 三二一
劈劈拍拍
媽媽跟我打大麥

小皮球

香蕉

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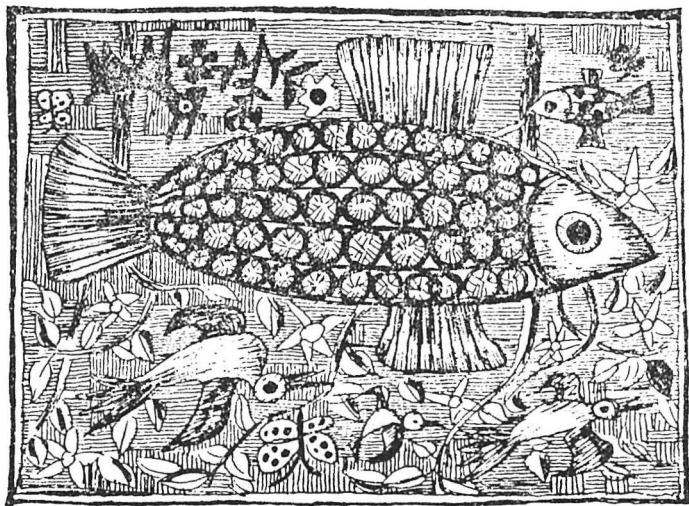
滿地開花二十一

二五六 二五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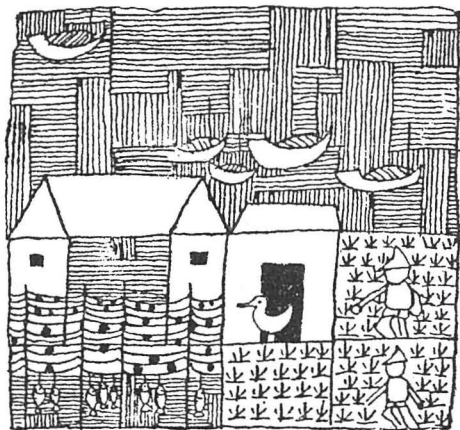
二八二九三十一

這兩首入選，在編者對孩子迷戀韻腳的經驗。

星期一猴子穿新衣



梨繪大丁 圖插「首首歌兒」



製繪大丁 圖插「首百歌兒」

.....
 星期六猴子去斗六 星期七猴子擦油漆
 星期八猴子吹喇叭 星期九猴子去喝酒
 星期十猴子死蹺蹺

從星期幾和斗六的地名看，這是流行臺灣的民歌。作者用星期七、星期八……，是爲了增進趣味，反正孩子懂得。它也是加強數字的歌謠。

一抓金
 二抓銀
 三抓不笑
 是好人

這是做阿癢遊戲時唱的。

翻餅
 烙餅
 油炸餛飩
 滋溜滋溜
 一個餅

這首扮家家酒的時候用得着。

書裏有些兒歌經過編者增潤。例如「三輪車跑得快」後面的那一段：「小猴子／吱吱叫／肚子餓得不能跳／給香蕉／還不要／你說好笑不好笑」顯然就是。但也有限於參用資料，未曾選到更好的一首。例如「搖搖搖／搖到外婆橋／外婆叫我好寶寶／給我一個大元寶」記得兒時唱的那首，過程要複雜些，趣味也濃厚得多。

林良先生翻譯波特女士編選的兒歌，其中有這樣一首：「汪汪叫，叫汪汪，誰家的狗快開腔！鍋匠阿通養的狗，你想怎麼樣？」始終欣賞不了。後讀譯者「爲孩子翻譯」（載「翻譯天地」第九期）一文，才知道這首兒歌寫街狗與拉車狗的對話。「兒歌百首」中，如第二十四首的「鮎鯨兄」「土殺嫂」「火金姑」，有爲讀者注釋的必要。如第八十九首「門外掛着破皮鞋呀，有錢沒錢請進來呀。」掛破皮鞋表示什麼意思，小讀者也需要知道。

編者將兒歌分成「遊戲」「天、地、家人、我」……「滑稽歌」「問答」「繞口令」七類，似乎分得不十分理想，例如放在「農人、漁家、天下事」裏的「東家東門種東瓜」，同時也是繞口令。因爲兒歌的內容有時牽涉到多方面，顧到所描寫的對象又顧不到形式。筆者認爲分類最好從提高孩子的興趣着眼，例如把「小老鼠上燈臺」「我有一隻小毛驢兒」放在「沒想到」裏，「小貓小貓快樂多」，放在「弄錯了」裏。

沒有憎恨、煩惱、嫉妬、嘲諷，是本書的特色。

雖然已經灌有唱片發行，筆者仍然覺得需要出一冊注音大字本，以便孩子們唱誦。我爲孩子擁有這把開啓美麗世界的鑰匙高興！